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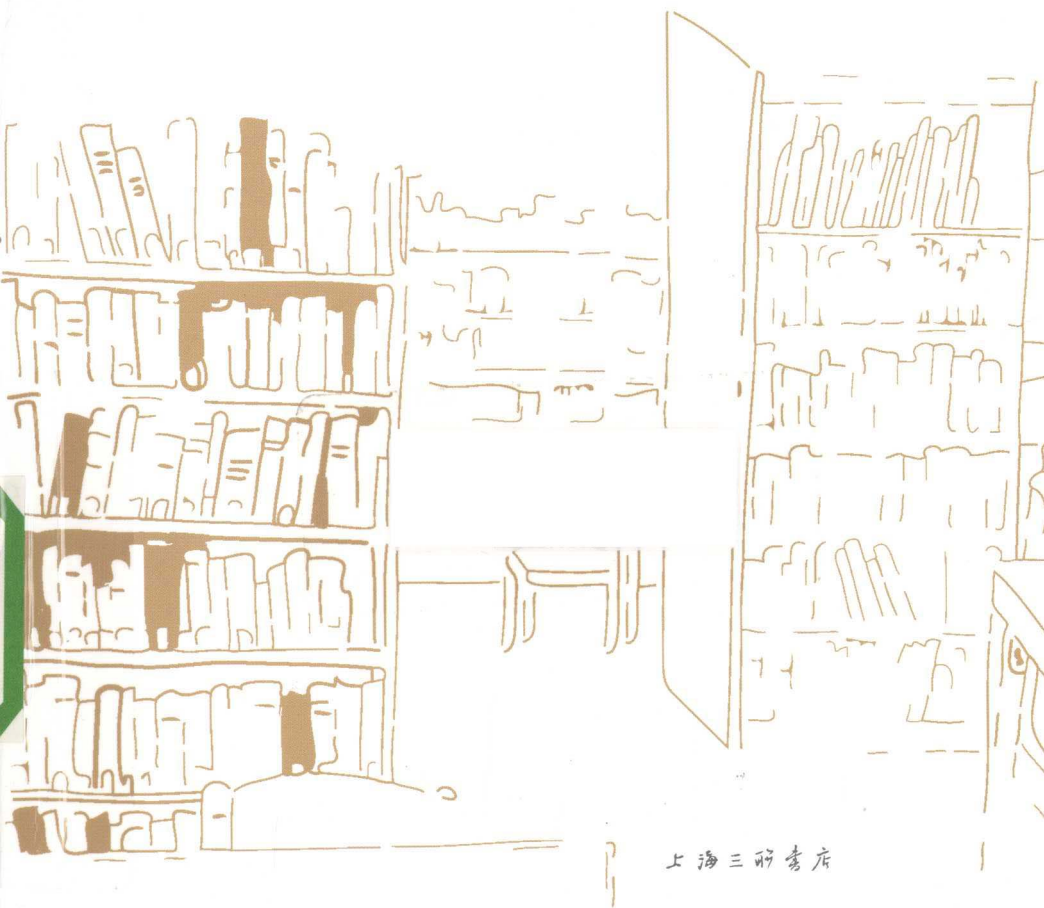
监狱里的图书馆

Running the Books

The 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Prison Librarian

[美] 阿维·施泰因贝格 (Avi Steinberg) 著

陈体仁 译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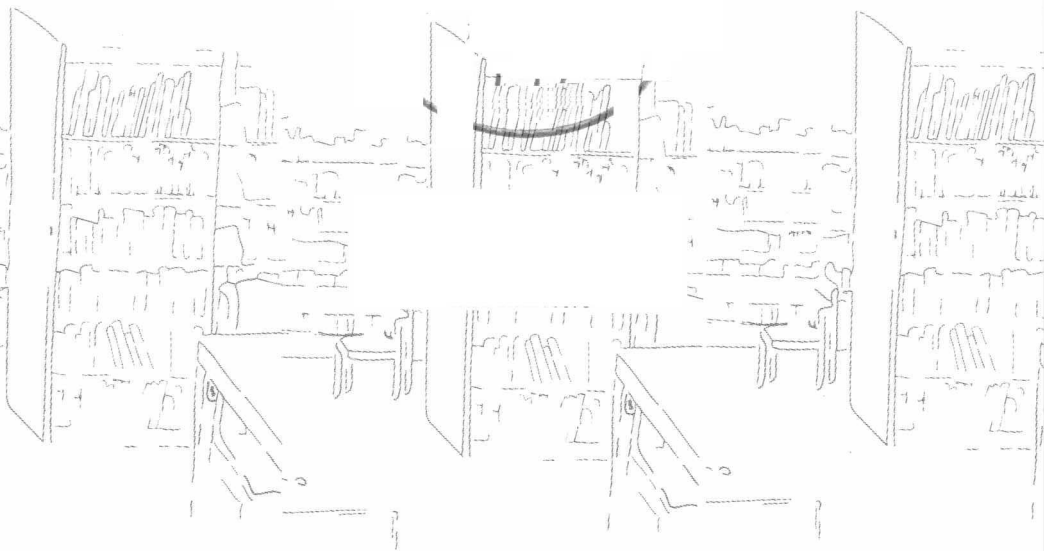
监狱里的图书馆

Running the Books

The 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Prison Librarian

[美] 阿维·施泰因贝格 (Avi Steinberg) 著

陈体仁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狱里的图书馆/(美)施泰因贝格著;陈体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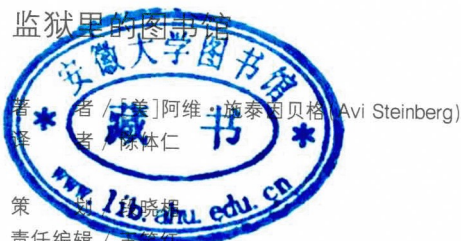
(书店的灯光/段晓楣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4465 - 7

I. ①监… II. ①施…②陈…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3366 号

监狱里的图书馆



著者/[美]阿维·施泰因贝格(Avi Steinberg)
译者/陈体仁

策 划/段晓楣

责任编辑/王笑红

特约编辑/吴江江

装帧设计/豫 苏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王有钧 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90 千字

印 张 / 12.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465 - 7/G · 1301

定 价 / 3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电话:021-66012351

目 录

第一部分 未发出的

- 第一章 表面的和隐藏的.....003
- 第二章 图书不是邮箱.....114

第二部分 已发出的

- 第三章 蒲公英糊.....213
- 第四章 发出的.....325
- 跋.....377
- 致谢.....384

第一部分



未
发
出
的

第一章

表面的和隐藏的

皮条客能成为最好的图书馆员。变态杀手则完全不是这块料。骗子也一样。帮派流氓、枪贩子、银行抢劫犯——他们擅长控制局面，擅长小圈子内的协作，擅长缜密策划和压抑怒火——这些人都具有图书馆员的基本技能。那些剥头皮的莽汉和放高利贷的家伙也能干。但这些都缺乏某种素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以把握的东西。皮条客会称它为什么？对了：爱。

如果你是个皮条客，你已经拥有对图书馆的情感。如果你还没有，那八成是因为你没去过图书馆。但如果你在监狱里待过一段或很长时间，十有八九你会撞进图书馆。当你进入图书馆，你会感受到甜蜜和光明。你会看到一直需要但并不知道存在的书。书籍就像是宣传家必备的工具——押韵词典。你会看到并接受这些全新的词汇，就像拥抱好久不见的亲属一样。人类学和生物学，哲学和心理学，性别

研究和音乐研究,艺术史和药理学,经济学和诗歌。法语。古老的胶泥。同性恋的黑猩猩。卢梭和他的威尼斯妓女啃雪糕。关于动物打斗的完整注释。

其实在那里并不只是看书。在事事都慢悠悠的监狱里,图书馆正是个休闲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人和被人看。在书架之间,你会遇见一些老伙计定期聚在一起争论、看新书、演讲、怀旧、交流和斗心眼。你会遇见一些老犯人在写回忆录,一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在写有关一个伟大皮条客的电影剧本。

你会遇见戴斯这样的囚犯图书馆员,他会告诉你,他在沃拉沃拉¹监狱的小号里待了两年,靠默记偷来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才能不疯。他会背诵一大段以证明所言不虚。戴斯戴着墨镜,是一个理论家。他会向你灌输“邪恶的美德”。他会告诉你,监狱图书馆“不是一个使你变好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你更好地变坏的地方”。他会强迫你读玛丽·雪莱²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进而强迫你相信,它讲述的就是“我们的故事”——关于皮条客的故事,这是一群专门人才、一群祭司,遵循自然的指令生活。

他说到做到。像许多执迷于古老问题的皮条客,戴斯对老书很崇敬,推崇爱默生³式的自我依赖,对许多美国大学不再讲授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愤愤不平。他从《高等教育纪事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

1 沃拉沃拉(Walla Walla):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县。

2 玛丽·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797—1851):英国女作家,诗人雪莱(Persy Bysshe Shelley)的姐姐。

3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家,诗人。

“不是开玩笑吧！”他一边说，一边像急匆匆的上班族那样叠起那份报纸，眉毛在墨镜上方耸起。“现在我全明白了。这个国家要完蛋了。”

像戴斯这样的人会反复教育你欣赏传统，就是马修·阿诺德⁴所说的“那些曾被思考和讲述的最好的东西”。于是，你确实会发现为什么学习那些曾被思考和讲述的最好的东西如此重要：否则你怎么能超越它？

反正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本来不知道：我不是皮条客。我干的完全是另外的行当。我叫阿维·施泰因贝格，但在监狱里，人们叫我书虫。这个绰号是贾马尔·“肥猫”·里奇蒙德给我起的。肥猫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有名的流氓，偶尔也干些拉皮条的活，后来成了非常内行的图书馆员。肥猫只有三十岁，却已是挨过两枪的老囚犯了。他块头很大——五英尺九英寸高，三百多磅重，根本没有合适的囚服可穿。狱方只能破例给他一件T恤，在那个管区中只有他穿蓝色的T恤，而不是褐色的囚犯上衣。但体重也显示出可靠、实在和庄严。胖家伙的T恤象征着身分。他是我的左膀右臂，尽管经常看上去是倒过来的。

“去问书虫，”他对排着队见他的囚犯说，“他是首席管书人(main book man)。”

首席管书人。我喜欢这话。我没法不喜欢。对一个患哮喘病的犹太男孩来说，这话太动听了。我受雇管理波士顿的监狱图书馆——也

4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

是监狱的写作课教师——我正在实现我的(堂吉诃德式)梦想:一个佩戴徽章并熟悉街头文化的“掷书者”,半是书虫,半是坏蛋。这种身分让我在聚会中大出风头。

在监狱中,肥猫、戴斯和他们的同道是知识精英,因此当上了囚犯图书馆员。但图书馆本身不是高级会所,只要犯件重罪就可以进去。至少在我工作的地方,大部分的重犯确实都来图书馆。许多人是每天必到。尽管有些囚犯几乎不识字,但监狱图书馆总是满满的。人多的时候,那里的气氛不像一个安静的阅览室,倒更像一家黑店。毕竟这是一个为“各种无赖、流浪汉、使用各种邪招的家伙、骗术高超的家伙、设非法赌局或耍把戏的、街头吹风笛或拉琴的、离家出走者、倔孩子、醉鬼、夜不归宿者、扒手、荡妇和下流坯子、吵架和打闹的人”设立的图书馆。这话引自十九世纪州政府的报告。不过我只遇到过一个拉琴的。没见过一个吹风笛的,无论是在街头或别的地方吹的。但我确实见过不少强奸犯和杀人犯。加上持枪的轮奸犯和毒贩,这份老目录就是相当准确的。

我要说的是,监狱里的图书馆和真实世界的图书馆完全不一样。当然,那里也有读书会、诗歌朗诵和沉思,但鲜有安静的时候。图书馆是监狱的交道口,是几百个囚犯处理要事的地方,是狱警和其他职员逗留、闲逛和交流的地方。因此监狱图书馆的氛围是交际和快节奏的。我经常是跑着做事。

混乱马上就要开始。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应付向你涌来的二十五个穿着统一号服的牢犯,这足以让你抖擞精神。

光打招呼就要耗去一些时间。牢犯们用各种花哨的方式握手,使

用各种令人费解的称呼打招呼：大哥、小弟、药罐、兄弟、宝贝、牛犊子、家伙、老弟、狗剩、老 P、老 G、老爹、酷哥、老黑、哥们、麦霸、我的孩子、哥们、老乡。然后是绰号：冒失鬼、罩子、海地佬、弥赛亚、漂白佬、孟买佬、黑老 K、排骨、瑞士佬、面人、真理、黑鬼、老脸、40 后、50 后（没有 60 后）、吉斯、罗斯、瑞斯、狗屎、小臭、法国佬、波多黎各人、乡巴佬、大麻、土耳其人、非洲 T……

当然，我常常被叫书虫。还免不了有些不常被叫的监狱绰号：瘦子、哈佛、犹太卷毛（尽管我的头发是直的）。人们大部分就叫我阿尔文或哈维。

接下来就是正事了。每个牢犯都要看期刊和/或报纸。大部分牢犯还要借“街头书”，即那些非常流行的滥情嘻哈小说，书名一般都含有“骗子、扒手、妓女”之类的词。我让肥猫处理这些要求。肥猫把这些书藏起来，用来做些小交易，出于某些私心，我对肥猫的做法装作没看见。我们有些互利的安排。

然后是一些非常规的需求。有些是合法的，有些则不是。要求给法院、假释委员会、“外面的哥们”、妈妈和孩子他妈、女朋友和老婆打不合监规的电话。我一概拒绝。悄悄地打听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尿血意味着什么、帮助读一封信。都要记录在案。我拒绝囚犯用我的计算机“就上一会儿网”的请求。我反驳一个囚犯说我是以色列间谍的指控；肯定我确实上过哈佛，但不回答下一个问题：如果是哈佛毕业的，为什么会到监狱工作。我认真对待一个囚犯让我搜索他的 RAP 唱片网站的请求。毕竟我是监狱自封的 CGO：首席谷歌官。

我要解答有关法律的咨询。我会遇到各种问题：杀人和过失杀人

的法律区分、保释条例、刑期指南、针对绑架自己孩子的法律、关于引渡的法律、有关持手榴弹抢劫的法律。也有一些聪明的罪犯：有个家伙想学习马萨诸塞州有关古董枪械的法规，希望相关法律不太严格并有诸多漏洞。我瞥见一个囚犯正在炫耀用油笔画的火枪手式胡子，用拿腔拿调的英国口音自言自语。某个人也许要看病了。我也将此事记录在案。

一个囚犯感谢我建议他在图书馆的听音区听“谢伯特”（其实他说的是舒伯特）。囚犯们向我借关于涅槃乐队⁵的书、关于涅槃状态的书、父亲自助指南、关于瑜伽的书、一本讲“如何混合化学品”的书、房地产指南。我没理睬那个关于化学品的请求，而是推荐了一本样品指南。做此事要讲究策略，因为囚犯们对过去很敏感，有可能以为我说他们是样子货。一个社工——这是一个唠叨没完、胡扯和欧洲王室成员约会的疯婆子——突然出现。她要借一本关于老虎的书。耐心等待的是甜哥 C. C.，一个机智、谢顶的皮条客传记作家，想让我修改他的书稿。

我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集中注意力做手头的工作，不要与恶棍和骗子们聊个没完。这些谈话一般都很有趣，有时会引起很有意思的讨论。我曾听到一个老恶棍对一个新囚犯说，“我不是生出来的，儿子，我是孵出来的”。我还没听到下文，阿泰就挤到队伍前面，有礼貌地要求和我谈谈。马上。

阿泰是个十八岁的巨人，长着一张娃娃脸和似乎能一口咬开核桃

5 涅槃乐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最流行的摇滚乐队。

的下颚。今天他看上去受到了惊吓。我刚关上门——我很少关门——他就哭了起来。他的母亲上个月去世，他没能参加在外州举办的葬礼；昨天他久未见面的父亲也被关了进来。这类情况在监狱并不罕见。我以前遇到过很多次，但仍然无言以对。

在阿泰讲他的伤心事时，我从窗户张望着图书馆，琢磨着我不在时会发生什么暴行。我把这种状态称为监狱注意力紊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对一旦你离开就有可能在你的责任区内发生的、一些或许令人发指的事件的焦虑。阿泰的悲伤是无法排解的。

当他哭泣时，我试图汇拢我的思绪。我在办公桌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纸。那是一个囚犯制作的字谜游戏，他以五十美分的单价与其他囚犯交换流行歌曲。在一堆杂乱的字母中隐含着三十八个词汇，这些单词大致按字顺列在一边。它们有些像曼陀罗，我用来提醒自己身处类似的情境之中。

这个游戏名叫“牢狱词汇”，表中列出的单词有：态度、保释、奴隶、预约、违禁品、计时、餐厅、同监犯、案情、沮丧、家庭、隔栏、申诉、流言、饥饿、人身保护令、手铐、贫穷、身分证、隔离、律师、治疗、邮件、噪音、狱警、囚犯编号、祈祷、隔离室、消遣、规则、拖鞋、警长、孤独、电话、眼泪、囚服、担心、操场。我不得不重新安排与阿泰的会面。现在我要帮助另一个拿真手榴弹抢劫酒铺的家伙。监狱图书馆的规矩是先来先谈。

……饥饿、人身保护令、手铐、贫穷……

时间消逝。穿绿囚衣的囚犯们终于离开了，回到他们的监区去下

棋或看《朱迪法官》(*Judge Judy*)或《我们生活的年代》(*Days of Our Lives*)。新一拨囚犯就要到来。一天要分两个全班,直到晚上九点,所有的囚犯会自行按种族分拨聚在电视机前观看《越狱》(*Prison Break*)。那时我才能深深地呼吸一口监狱的循环空气:

……规则、拖鞋、警长、孤独、电话、眼泪……

在下一拨囚犯到来之前,狱警马龙蹑蹑进来。他和我要进行常规检查,看看书架或其他偏僻角落里是否有违禁品,或丢失任何东西,尤其是某些可以改制为凶器的物品。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我们寻找囚犯们夹在图书里留给其他囚犯的纸条。多数纸条是写给女囚的,她们在不同时间从监区过来。每天我都会找到一堆倾诉感情的信件。将这些信件汇总成文学作品,我可以窥探到囚犯的私密生活和关怀。我会网开一面,放过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马龙和我会同时跪下,有点像穆斯林祈祷的姿势。当然,我们不是在愉悦神灵,而是在书架下面搜索违禁品。

……邮件、噪音、狱警、囚犯编号、祈祷……

马龙喜欢聊天。他告诉我当兵时的生活,在造纸厂的工作。他建议我将我的自行车换成福特 S 150。他谈到他目前又去上学的妻子。他承认她比他聪明。他重新回到我们几个月来不时聊起的话题:他想帮助我换个身分。我看上去是个好孩子,他说这话时耸耸肩。我应该得到升职,得到更多的假期,更好的退休金。我的工会太烂。他敦促我加入他的工会,成为狱警。

他说我已经差不多能胜任了。

监狱热

这完全是我的问题。在监狱全职工作差不多两年之后，我总算才明白我是一个狱卒。掷书者警察的身分在聚会中仍然很吃香，但真实的工作事实上已开始让我反胃。我不是监狱的访客。我有钥匙并开始受它摆布。我正在不加掩饰地分裂，我正面临身心崩溃。

当一个囚犯对你表示怜悯时，你就该知道出问题了。蓝线患有眼险重垂症，十三岁即沉溺于吸食海洛因，是领养机构、集体戒毒所、戒酒所、收容所和监狱的常客。他可以指着身上的条条伤疤向你讲述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活经历。当像蓝线这样的人瞅你一眼说：“哥们，没事吧？你看上去不咋地。”如果你有心，就该知道出问题了。

他是好意。简而言之，我确实糟透了。我羞于承认，但监狱工作让我备感折磨。我找这份工作本来是为了得到医疗保险，但实际上，在没干这份工作之前我根本不需要看病。在我开始工作后，我的存活完全依赖于保健医生组成的梦之队：脱敏大夫、传染病专家、眼科大夫、皮肤科医生、整形外科医生、下班的护士、按摩师、网络神人、背伤大夫、面部大夫、头部大夫。我甚至还向一位妇产科大夫求教。

每天，我的身体走出了监狱的大门，满脑子依然是高墙和电网之内的杂事。我的背部开始剧烈疼痛。我的女房东——一位妇产科大夫——不经意地谈起男人有时也会有停经的症状。“罕见，”她啜了一口茶，“但确实有。”

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人们开始不喜欢我。我的朋友开始认为我是个老古板。“当我们在一起时，”我的朋友和监狱同事玛丽·贝丝告诉我，“我觉得是在拜访我的曾祖父。”我以前的一个女房东给我发了一个话中有话(passive-aggressive)的短信，指责我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她；我结交很久、现在远方的女友也和我失去联系。所以，蓝线会说我“看上去不咋地”。

最麻烦的是，我要背后长眼，以防某个有情绪障碍的狱警找我麻烦。狱警和我之间发生了类似校园操场会发生的纠纷，并失去了控制。我突然发现我面临违纪处分，因为我的手“触到”他。

这是真的。我，一个监狱图书馆员，被指控袭击一个老资格的狱警，一个受训制服暴力罪犯的人。当然，这是一个莫须有的指控。但在监狱里没有什么莫须有的。这个指控是否虚构——或至少大部分是虚构的——并不重要。监狱里到处都是声称被诬告的人。现在我正式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又一个犯事的傻瓜。

犯事指监狱的人遇到法律上的麻烦。它就像“犯感冒”一样是个极为普通的词，暗含被动和不可避免的意思。也有一种特别的满不在乎。对许多在监狱里的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私藏枪械、一级谋杀、在牢里出售海洛因，冲撞狱警，只不过犯点小事——嗨，屁大的事，犯事的人说的套子话，就是地点不对，时间不对。刑事案就像空气中的病菌，迟早会找上你。人总会犯事。这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感冒一样普遍。现在我自己犯了小事。监狱总有自己的疾病。这种病的早期是“监狱热”(prison fever)，感染囚犯、狱警，甚至来帮助改造这个地方的访问者。没人能免疫。

我的监狱热的起因并不神秘，只是持续不去。按照一位心理医生

的说法,归根结底是我“不能将工作就视为工作”。我被确认“基本是思想问题”。我需要放松一点。

这就是我决定在一月一个十分寒冷的星期的最后一次当班后看电影的真实原因。完全是为了逃避。碰巧有家便宜的电影院正在上映《蠢蛋搞怪2》(Jackass 2)。于是我给(当时)认识的最傻的人打了个电话。我们约好在电影院见面。结果他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这家电影院。

也许是因为我在监狱精疲力竭,或者是我对电影不抱什么期望,抑或是那天晚上我的同伴表现出全无戒备的孩子般的热情,总之电影起到了作用。就让电影虚无主义的意味随他去吧,我开心地将自己投入到蠢蛋的场景中,迅速地被轻松、无拘束的欢快控制了。看到一个家伙穿着滑板全速撞上砖墙、或蒙着眼睛只穿内裤在布满老鼠夹子的房间里爬行,或一群吉他手在高尔夫球道上开高尔夫车,不断地撞车,而且越撞越狠,还有人会去挑理吗?这部电影太逗了。就好像是人的本我(id)将超我(superego)赶到树林里并遗弃在那里。在电影的世界里,道德没有严肃性,犯罪没有后果,不用进监狱。

电影散场后,我坐地铁回家。我幸运地将赶上最后一班。车厢里满是快乐的酒鬼和过夜生活的爱侣。我到了站,橙线的格林街站,感觉绝对快乐。但总是在这种时候,我会想起囚犯和狱警:当我在城里四处闲逛、欢度良宵,他们寸步难移。仍然坐在日光灯下,仍然面对刷着监狱颜色的相同的煤渣砖墙。仍然呼吸着监狱的空气。时间就是如此这般地逝去。监狱从不关门。

我记得老脸说过的话。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自负的波士顿人,抢过银行,加入过帮派,最近被聘为图书馆的囚犯馆员,和肥猫、戴斯